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〇〇回 打茶圍烏龜送禮 出奇謀嫖客施威

且說陸麗娟見章秋谷同了辛修甫、陳海秋三個人一起走進來，便立起身來含笑招呼。秋谷同著辛修甫、陳海秋進房坐下，房間裡頭的人見章秋谷狠肯花錢，便□分巴結。一個娘姨叫做金寶的，便叫相幫拿進四樣節禮，放在章秋谷面前，笑道：「送到二少公館裡去，長恐唔篤姨太太心浪勿舒齊；就來浪間搭送仔罷。二少勿要客氣，一塌刮仔受仔未哉。」秋谷看那四色禮時，見無非是些火腿、粽子、鮮藕、枇杷之類，便也對著金寶笑道：「別人的姨太太要吃醋，我的姨太太是從不吃醋的，你只顧放心送去就是了。」秋谷的話還沒有說完，早見陸麗娟瞅了秋谷一眼道：「唔篤勿要聽俚格瞎三話四，俚篤姨太太凶得野篤。」秋谷聽了詫異道：「我章秋谷自從有生以來，從來沒有怕過妻妾，你這句話兒是那裡來的？倒要講給我聽聽。」麗娟「嗤」的一笑道：「勿工勒浪海外哉，故歇末說得像煞有介事，晏歇點距起踏板來吃勿消格，阿曉得？」

秋谷聽了，實在不懂麗娟是什麼意思，只呆呆的看著他。麗娟看著秋谷的臉，忍不住又笑道：「昨日仔阿記得，極得來嚙淘成？」秋谷聽了這兩句話兒，心上方才恍然大悟，哈哈一笑道：「原來你為昨天晚上的那件事兒，所以好端端的平空說出這許多的怪話來，你卻不知道昨天所以一定要回去的緣故，是我在家裡頭出去的時候和他們講明白了一定回去的，恐怕他們在那裡呆等，所以定要回家，並不是不肯陪你。」陸麗娟聽到這裡，不由得面上一紅，啐了秋谷一口道：「啥人要耐陪呀，說說末就是實梗瞎三話四。耐怕勿怕距踏板勿距踏板，才勿關倪啥事！」說到這裡，秋谷大笑道：「我倒從沒有跪過什麼踏板，或者看你面上給你跪一下子，也不可知。」

陸麗娟道：「倪是嚙撥格號福氣，唔篤聽聽看，說得阿要詫異！」說著，也忍不住笑起來。

秋谷一面笑著，一面在衣袋裡頭取出一卷鈔票來，隨手揀了三張□元的，放在煙盤裡頭道：「送禮手巾和司菜的錢都在裡頭。」金寶接了過去，謝了一聲，又向秋谷道：「格末格個節盤，阿要送到二少公館裡去呀。」秋谷連連搖頭道：「算了算了，我不過這樣的說，那個要你們送去。」說著，相幫送上手巾，口中說了一聲「多謝二少」。秋谷只略略點頭。一會兒金寶走了出去，陸麗娟走到秋谷身旁悄悄的說道：「剛剛耐啥事體要撥俚篤幾化洋鈔呀？」秋谷道：「連司菜的錢在內一共三□塊錢，也不算什麼。」陸麗娟嗔道：「一塌刮仔出仔廿塊洋鈔好哉，耐就是多撥點俚篤，俚篤也勿見得見耐格情，推扳點再要說耐曾生，格號銅錢冤冤枉枉出俚做啥？老實搭耐說，該應用格辰光自然捨脫兩鈔，無啥要緊，勿該應用格辰光，耐也勿必擺啥格架子，難下轉勿要實梗，阿曉得？」秋谷聽了陸麗娟的這一番說話來得□分誠切，知道他倒是一片真心，心上狠覺得有些感動，便也悄悄的附著他的耳朵道：「你的話自然不錯，但是我在你身上不要說是這幾個錢，就是再多些兒我心上也高興的。」陸麗娟聽了心上自然□分歡喜，卻故意說道：「倪勿要，耐下轉阿要實梗勒。」

秋谷還沒有開口，早聽得陳海秋嚷道：「你們這兩個人真真豈有此理。到了這個地方，便兩個人密密切切的講話，把我們兩個客人乾攔起來，理也沒有人理；就是有什麼說不盡的話兒，等會兒到了牀上，憑著你們去怎樣講法就是了。為什麼偏偏要在這個時候，當作我們的面做出這種樣兒，難道故意做給我們看的麼？」陸麗娟聽了陳海秋取笑他的話兒，不覺漲得滿面通紅。秋谷回過頭來對陳海秋道：「海秋不要胡說，人家在這裡好好的講話，你又要取笑起來。」說著，見陸麗娟低著個頭口中咕嚕道：「隨便唔篤去說啥末哉。」秋谷便握著他的手道：「我們老夫老妻那裡還怕人取笑，憑他去講些什麼，我們不要管他就是了。」陸麗娟聽了更覺不好意思，掙脫了手，把秋谷背上打了一下道：「耐格個人，實頭嚙撥仔淘成哉，說出格號閒來，阿要氣數！」說著自己也不由得「嗤」的一聲笑起來。秋谷正要和他講話，只見大姐阿金妹走進房來，向陸麗娟使個眼色，麗娟見了，就走過去低低的吩咐了他幾句，阿金妹走了出去。

一會兒相幫早端上菜來，本來堂子裡頭的司菜，照例是一碗魚翅，一碗整鴨，一碗雞，一碗蹄子。秋谷一眼看去，見那四樣例菜之外。又另外加了一大盆鱔魚，一貧白汁排翅，一碗清燉火腿，一碗鮑魚湯。還有四個碟子：一樣涼拌腰片，一樣涼拌雞絲，一樣涼拌豬肝，一樣蝦米煮黃瓜。這幾樣菜都是章秋谷平日最愛吃的。

另外兩把酒壺，裝著滿滿的兩壺花雕，還有一瓶薄荷酒，一齊都放在桌子上。秋谷見了，把頭一皺道：「今天你怎麼忽然和我客氣起來，平空的添這許多的菜做什麼？」

陸麗娟笑道：「倪為仔格兩樣菜無啥吃頭，所以另外點仔幾樣，總算是倪一點點意思，耐勿要客氣哩。」說著，便取過一個玻璃小酒杯，倒了一杯薄荷酒放在秋谷面前，又問辛修甫、陳海秋道：「辛老、陳老，唔篤兩位吃啥格酒？」陳海秋本來酒量很大，要了薄荷酒，辛修甫不會吃酒，便要了花雕。陸麗娟斟了辛修甫、陳海秋兩個人的酒，口中說道：「怠慢唔篤，請寬用一杯。」章秋谷便叫他過來陪著同吃，陸麗娟便也坐在秋谷下首，自己斟了一杯酒，四個人淺斟低酌起來。這一席雖然沒有什麼別的客人，卻大家都□分高興，說說笑笑，不覺已是下午三點多鐘。秋谷便對著陳海秋說道：「我們回去罷，那個傢伙只怕差不多要去的時候了。」陳海秋聽了會意，便同著章秋谷、辛修甫出了陸麗娟的院中，一路回去。

這個時候，陳海秋正在後馬路一家謙泰土棧裡頭，這個土棧，就是陳海秋一個人開的。當下陳海秋邀了辛修甫、章秋谷一同到得謙泰土棧，坐在陳海秋的臥室裡頭，陳海秋叫家人泡上茶來。坐不多時，果然見范彩霞那裡的大姐阿小妹同著兩個相幫，拖拖帶帶的送進四樣節禮來。見了陳海秋，春風滿面的叫了一聲「陳老」，陳海秋只點一點頭，阿小妹道：「陳老，今朝哈勿到倪搭去呀，倪先生勒浪牽記耐呀。」陳海秋聽了冷笑一聲，道：「用不著這般的客氣，只要我到你們先生那裡去的時候不要做出那付陰陽怪氣的樣兒，已經是好的了，什麼牽記不牽記，像我這樣的惹厭客人，那裡配你們先生牽記。」阿小妹聽了呆了一呆，笑道：「陳老末頃要實梗瞎三話四哉，倪先生搭耐蠻要好，啥辰光搭耐陰陽怪氣呀！像陳老格號好客人，再要說惹厭，是真真地理良心嚙撥仔淘成格哉。」說著回過頭來對著秋谷和修甫道：「二少搭仔辛老想想看，倪格兩聲問話阿對？」辛修甫和章秋谷聽了，只好點一點頭。海秋又道：「算了算了，不用多講了。你今天無非是送禮和討帳的兩件事情。」

說著，便開了保險箱，取出一大卷鈔票放在桌子上，隨手取出兩張□塊錢的鈔票，交在阿小妹手裡頭，口中說道：「這幾件禮物，我也用他不著，就煩你們和我帶了回去。這二□塊錢，連節盤和手巾的錢都在裡頭，今天交給你，省得我又要叫人送來。」阿小妹接了鈔票口中說道：「陳老哈實梗客氣，一樣物事才勿受呀。」陳海秋對著他連連的搖頭，只說：「你不要和我客氣，我這裡委實用他不著。」阿小妹道：「格末謝謝耐。」相幫也跟著謝了一聲。

陳海秋又問阿小妹道：「我的酒局帳抄好沒有？」阿小妹聽了，便從身旁衣袋裡頭取出一篇開現成的酒局帳來，還有一張范彩霞的大字名片，一齊交給陳海秋，口中還在那裡說道：「陳老慢慢交末哉呀，啥洛實梗要緊介。」陳海秋接過來一看，見通共二□六台菜錢，□九場和錢，一百二□多個局錢，還有那一天陳海秋在他們那裡碰和，沒有帶錢，就同范彩霞借了一百塊錢做本錢，後來沒有還他，一古腦兒合算起來，差不多要六百多塊錢。陳海秋看了一看，把那一篇帳單放在桌子上，正色對阿小妹道：「你今是想要錢的是不是？」阿小妹道：「陳老末總歸實梗瞎疑心，洋鈔勒浪陳老格搭，阿怕會少……」阿小妹正還待說下去，陳海秋接著說道：「如今不必空費這些口舌，總之一句話兒，我今天欠你們先生的局帳，一個大錢也不能給他。」阿小妹聽了呆了一呆，還只認是陳海秋和他取笑，卻見陳海秋正顏厲色的對他講道：「我姓陳的並不是沒有錢，錢很多在這裡，但是憑著你們先生這樣的一個人，要想用我姓陳的錢，只怕還嫌太早些兒。」說著便把桌子上的那一大卷鈔票，一張一張的攤了開來，給阿小妹看，一古腦兒統統是五□塊的，只有幾張□塊的在裡頭，合計起來，這一大卷鈔票至少也有二三千塊錢在裡頭。把一個阿小妹只看得目瞪口呆，眼花撩亂，覺得自己的一雙眼睛花碌碌的，只顧隨著桌子上的一卷鈔票前後左右四週亂轉，直等得陳海秋把那些鈔票仍舊放在保險

箱裡頭去，方才把心定了一定，一時說不出一句話來。只聽得陳海秋又對他講道：「你回去只把我這幾句話兒，講給你們先生聽就是了。」阿小妹呆了一回，心上不知道陳海秋究竟為著什麼，轉了一回念頭，只得開口說道：「阿呀，陳老為仔啥格事體實梗動氣呀，阿是倪先生得罪仔耐哉，阿好講撥倪聽聽看，到底那哼格一件事體？」陳海秋聽了，便睜著眼睛對阿小妹說出幾句話來，正是：

落花墮劫，魂銷南浦之歌；飛絮沾泥，腸斷西樓之夢。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